

國學研究叢書

儒家思想研究論集(二)

華仲璽等著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國學研究叢書

儒家思想研究論集(二)

華仲璽等著

中華民國孔孟學會主編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



註冊商標

〇三〇(七一—九六)

儒家思想研究論集(二)

著作者：華

仲

慶等

贊助者：教

育

社

會

教

育

司

出版者：黎

明

文

化

事

業

股

地

址：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號十一樓

電話／三九五二五〇八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臺業字第一八五號

電話／五八二二七四一

總發行所：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電話／三九五二五〇一

門市部：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號綜合書城

電話／三九五二五〇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九號

電話／三一六八二九

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電話／五八一六七九四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文化大樓

電話／三五二四二二一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十五號

電話／五二一〇四一六

郵政劃撥：帳

戶

一

八

〇

六

印刷者：海

王

印

刷

廠

有

限

公

地址：臺北縣中和市民有街三十五號

初

版：中

華

氏

國

七

十

定價：新

臺

幣

精

裝

貳

佰

捌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平

裝

貳

佰

肆

拾

元

如有缺頁及倒裝，請寄回換書

■

如有缺頁及倒裝，請寄回換書

■

如有缺頁及倒裝，請寄回換書

■

如有缺頁及倒裝，請寄回換書

■

弁言

中華文化之大經大脉，大成於孔孟二聖，紹述於先賢往哲，其內涵則包羅於國學。國學者，吾中華傳統之學也，自西學東傳，方立此徽號以別之，固海納淵涵，而吾文化之精粹胥在於此矣。

孔聖鎔鈞六經，以授弟子，厥後諸賢，遞加祖述，而有重禮歸仁，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之儒家之學。春秋戰國之際，聖哲並世，經子異流，雖建立不同，悉出王官之餘緒，乃淑世之鴻規，同爲學術之大源也。而史、醫、兵、農等，亦以術爭鳴，故離之爲百家，合之爲七略、四部。浩博叢雜，紛無際涯矣。夫積累重厚者，則負荷匪易，涵會廣博者，則探測爲難，於是或研義理，或求考據，或重詞章，或言經濟，彬彬之盛，近世爲最，其在國際，則名之曰漢學，挹翠揚芬，國學之價值，於茲可觀矣。

先總統 蔣公，悲世衰道墜，學微術裂，先有孔孟學會之成立，繼有文化復興運動之推行，復躬領名衡，以爲倡導，以障百川而挽狂瀾，承先聖而光絕學，可謂識遠而慮週矣。孔孟學會歷屆理事長，仰承旨意，先後有學報、月刊之發行，皆時賢研究心得之薈粹，斯二刊物，雖以精研孔孟學術思想爲依歸，深求經傳訓詁義理爲宗旨，然旁搜遠紹，凡與聖學經術有關者，亦披露講求，蓋如禮記所

云：「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之意。駁駁乎優入國學之範圍矣。益以近十年以還，暑期有國學研究會及經學講習班之主辦，講求更廣，益不能割地以限矣。二刊梓行既久，篇章雜沓，立夫久感於翻閱參考之爲難，乃爲分門別類之整理，公諸於世，於是先編爲經學叢書，結集論文，計分經學總論、易、書、詩、三禮、三傳、論孟、學庸八集，由黎明公司梓行，學者稱便。爰復續編爲國學研究論集，計分孔子思想研究論集、孟子思想研究論集、孔門與儒家學術研究論集、儒家思想研究論集、宋明理學研究論集、儒家思想與中華文化研究論集、國學研究論集、陳立夫儒學研究言論集等九集；復由黎明公司承印發行，罔計盈虧，同補世道，殊堪嘉尚。惟論文之中，或作者已收入專集，或文詞過長，或歸屬爲難者，容有未能盡收也。立夫殷望斯編之成，有裨國學之宏揚，專門之研究，以扶翼聖學，參佐經傳，進而蔚爲文化復興之光，以副先總統 蔣公之志，無負作者撰述之旨，故謹略述源委，告諸海內外博雅君子。

吳興 陳立夫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七月五日

儒家思想研究論集(二) 目錄

弁言	陳立夫	一
孔門道統之傳——顏、曾、思、孟、荀	華仲摩	一
溫故而知新	程發軔	一七
孔子與六經中的樂	王靜芝	三一
孔門言學淺測	楊一峯	四九
曾子在孔門	熊公哲	七九
孔門所謂學其主體何在——禮	熊公哲	一〇三
孔門進德修業基本功夫在——孝弟	熊公哲	一二三
孔門對心性功夫的啓示	王 魁	一三一
孔門養勇之功淺測	楊一峯	一五一

簡述鄭康成的學術思想..... 陳品卿..... 一七五

荀子哲學思想..... 吳康..... 一九三

荀子之心術觀與性惡論..... 周羣振..... 二一五

性惡論初探..... 林金泉..... 二六一

荀子隆禮之功用..... 陳飛龍..... 二八三

荀子論禮樂..... 吳康..... 三一

荀子論君臣..... 吳康..... 三一七

荀子所說的義..... 陳大齊..... 三二一

荀學與宋代道學之儒..... 戴君仁..... 三四五

孟荀二子所見人的特長與其中心主張..... 陳大齊..... 三七五

孟子仁義與荀子禮義其辨如何..... 熊公哲..... 三九一

孟荀學說所以異趨的臆測..... 陳大齊..... 四二一

孔孟荀三家禮之比較..... 陳飛龍..... 四四七

兩漢經學與孔子..... 熊公哲..... 四八五

揚雄的儒家思想·····	李 鑒·····	五〇一
元代北方之儒·····	孫克寬·····	五三一
孔子論禮法合一與管子之學·····	但 衡今·····	五五七
孔子何以獨稱顏子為好學·····	熊 公哲·····	五六七

孔門道統之傳——顏、曾、思、孟、荀

華仲摩

中國思想界，上溯二千五百餘年以來，對政治，社會，學術影響最大，入人最深的，要算儒家，儒家以孔子爲宗祖，其生平見於史記中的孔子世家，孔子以前有儒而無儒家，孔子以後始有儒家之名，形成道貫古今的一大學派，中國文化的主要內涵，有人認爲：孔子一身，直爲中國政教之原，中國之歷史，卽孔子一人之歷史，如果此言不虛，則中國的歷史文化，亦幾乎就是孔門儒家的歷史文化，也未嘗不可，因爲孔門卽儒家，儒家卽孔門，若從中國歷史文化中，把孔門儒家抽出來，那就顯得黯淡無光了。

孔子的最偉大處，就是提出了一個「仁」字，千言萬語，祇說一個仁，並本此精神，樹立了中國文化教育，萬世不拔的根基，三民主義大同思想的張本，其貢獻於人類者，的確是空前的。這裏閒話少說，姑舉太史公孔子世家中的兩段話：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歿則已焉。孔子以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話不在多，由上面寥寥數言，我們可以知道孔子這位聖人，生在衰周的春秋時代，抱着悲天憫人的仁者襟懷，以平民身份，獨力承擔了文化續絕的重任大責，上承三代以至周公的王官之學，下開諸子自由講學，平民教育的先驅，當孔子在世時，就有弟子三千之衆，七十二位身通六藝教育的及門高足，在那個時代，有如此場面，不可謂不盛大了。自是之後，乃至今日，中國之言六藝者，還是要折中於他，真可謂「至聖」矣。既稱至聖，還有何說，無怪乎生在戰國時代的道家莊子在討論學術的天下一篇對孔子之道也這樣說：「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可見在文化重鎮的鄒魯之區的普遍狀況，而莊子也不加批評了。對孔子這位聖人以及他對中國文化的貢獻與影響而言，誠如他的弟子有若所說：「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到今天，這句話還是對的。

我們這裏不必再多談孔子，而是要談談孔子以後的道統之傳，但孔門弟子很多，各有所得，孔子死後，散遊各地，及七十子的再傳後學，更是派別紛紜，戰國之末的韓非子就有「儒分爲八」都以真傳自謂的話，我們這裏不必詳述。據史記的記載說：「孔子歿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子張居陳，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居齊，而曾子作大學，孔子之孫子思作中庸」。這僅舉其大者而言，已可見其普遍的一般，其他及以後的支派更不必說了。我們所要說的，僅舉幾位傳統代表：顏、曾、思、孟、下及荀卿。顏子、曾子，是親炙於孔子之門的，子思似未及親承祖訓，而受學於曾子之門，孟子距孔子百餘年，私淑子思，願學孔子，這四位聖人，就是孔門四配，後世尊之爲復聖、宗聖、述聖、亞聖的，至於荀卿，是戰國之末，儒家的一位巨子，又是法家的旁尊，現在我就以講故事的方式，依次略述：

※

※

※

顏子名回字子淵，省稱顏淵，是孔門中第一大弟子，四科十哲以及後來四配中的第一人物，可以說是一位具體而微的小型孔子，因其年紀輕，（一說亡年三十二歲）成就大，有孔子在，他未便發表意見，但孔子嘗說：「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論語爲政）意思是說他當場沒有意見，退下來發明很多，祇是不敢表示而已。細味此言，已經很足够了。因此孔子對他讚美備至，其成就見之於論語，出之於孔子之口者，屢見不鮮，應該算最可靠的資料了。孔子曾稱他：「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論語雍也）三月言其長久，也就是說，七十二子中，惟有顏回一人，達到了無時無刻不以仁存心的造詣了。孔子問子路和他談談各人的願望，「盍各言爾志」：他的答對是：「願無伐善，無施勞」。也即是不居功，不辭勞的意思，其與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最高願望，相距不遠，而且是達成的必經階段。（論語，公冶長）孔子也問子貢，你比顏回何如，「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惶恐的答覆說：「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嘉其有自知之明和自屈之德，於是自謙的說，不錯，就連我也趕不上他，「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論語公冶長）孔子既以顏回的安貧樂道，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一再的稱讚他，「賢哉回也！賢哉回也」！（論語雍也）又獨許他「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論語述而）顯然這兩種生活修持，有着密切的關係，否則如孟子所云，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可仕則仕，可止則止，除孔子以外，又是談何容易！及至顏子死後，魯哀公問孔子說，你的學生那一位最好學，孔子斷然答對說：「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

矣，今也則亡（同無），未聞好學者也」。（論語雍也，又先進答季康子問亦大同小異）由孔子的口中，可知顏子是一位具上智之資，乃生知之亞的人，既有「不違如愚」（見前），「於吾言無所不悅」（論語先進）默識心通，無所疑問的智慧，又有「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論語子罕）的自強求進、好學不厭的精神，復具有「不遷怒，不貳過」（見前），「無伐善，無施勞」（見前），時時以仁存心的高尚情操，用行舍藏（論語述而）的深固修養，其道德學問，幾幾乎與孔子相彷彿，直可謂具體而微的小孔子了。無怪乎當顏回之死，孔子哭得那樣傷心，直叫：「噫！天喪予！天喪予！」「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論語先進）其傷痛之情，至今猶躍然紙上，其在當時，就可想而知了。在一部論語的紀錄中，孔子從未對任何弟子，有如是讚美與賞識而毫無間然，足見孔門七十子中，無疑顏回是首屈一指，當後世「復聖」之稱而無愧了。

不過根據論語的可靠記載，當孔子在日，顏子一直保緘默「不違如愚」的態度，他的了不起的地方，都從孔子口中道出，但從其他書中，我們也發現顏子有時而發表意見了，現在暫不問書的真偽問題，姑先舉孔子家語中的一個故事（顏回第十八）以爲例。那是有一次魯定公向他誇讚東野畢善於御馬，顏子說，恐怕他的馬會逃掉的啊，定公頗不以爲然，隔幾天，馬真逃跑了，定公這才問他何以會有此先知，他說：鳥窮要啄，獸窮要擾，人窮要作，馬窮便要逃跑，所以帝舜使民，從不窮用民力，造父善使馬，從不窮用馬力，現在東野畢窮用馬力，他的馬安得不逃走呢。定公以告孔子，孔子說，此其所以爲顏回，這點小事算得什麼！這則故事，要算顏回政治上的卓越見解，與孔子之道是吻合而「無違」的。今天共黨暴政之窮壓民力，老百姓又安得而不反抗呢？顏子造詣極高，幾於孔子，但其

事不著，孔門雖以四科設教，以修己治人爲務，而其極致，並不止此，孔子亦不以超出人格的話輕易告人，惟顏子獨聞克己爲仁之說（論語顏淵），什麼叫「克己」，就是破除我執的境界。顏回雖然曾說孔子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論語子罕），事實上他聞一知十，已能默會心通，所以孔子也曾說：「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悅」。（論語先進）反過來對老師有所啓發了。後來戰國時候，有一位絕世哲人，其學無所不窺的道家莊子，其書也是可靠的，書中自老子以外，推重顏子，幾過孔子，差不多把他擺在真人、至人、天人、與造物者遊的人之類，其中有問顏子「坐忘」之論，與家語所記異文，據內篇大宗師云：「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回坐忘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我們看了這段話，先要了解坐忘就是掃除一切知識障礙，毫無我執，才能無物不齊而同於大通，大通就是大道或常道，能同於大道，則無好惡是非，能冥於變化，故不執滯守文，所以孔子要驚異的問，又加以解釋，然後認爲你是那樣了不起嗎，我也願意領教了。這道理在老子即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德就是得，一切皆忘，也就是一無所得的上德了，在莊子即所謂之「心齋」，（見人間世孔子答顏回問）「達生」，（參二篇原文，不備舉）佛家所謂的「知障」，亦與孔子的「我有知乎哉，無知也」其後發爲「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絕四」之論，孟子的「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由仁義行，非行仁

義」之旨相符。因可見卽非道，待叩而有聲，行仁義與仁義行，有很大的差距啊。以後宋儒也有「晏坐」之說，以心存目想爲戒，亦同此理。一般都說儒道不同術，其實祇是方法不同，而根本無不同的，例如道家講「無爲」，儒家也講「端拱無爲而天下治」，所謂淵默黜屢，響盈四表者也。再看孔老見面，老子都是面對事理而爲言，惟聖人能知聖人，於是孔子退而有猶龍之歎，可見孔老的最高境地，聖人心同理同，儒道還是可以聯宗。惜乎顏回早死，「絕四」之旨幾於不傳，而莊子盛稱之，所以有齊彭殤一死生之言，養生主中新窮火傳，不知其盡的生命意義，殆如此而發，壽命修短，庸亦何傷呢。

※

※

※

曾子名參，字子輿，史記弟子傳列爲第十二。爲孔門中後來居上的人物，父子皆爲孔子弟子，十七歲奉父命從學孔子於楚，少孔子四十有六齡。他既不在四科十哲之中，而爲孔子晚年獨傳一貫，代替顏回德行第一的地位，後世尊之爲宗聖。孔子爲他道出了不輕語人的超人格語，也就是不可得而聞的性與天道，爲顯天心而說孝經，什麼叫天心，就是人類自然的心，人人性情中同有的潛在意識，那一點點善根。這雖出緯書家言，我認爲甚有可取。所以孔門之傳，顏子以後，曾子就繼承了「約禮」一派，下及思孟是一脈相承的。「博文」，則是由文學科的高足子游、子夏繼承了。（言偃卜商）緯書家有說：「孔子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又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這兩本書，是孔子最後的兩種著作，一種是爲正君臣父子的大法，一種是爲明君臣父子的大倫，也就孔門儒家後來的兩大傳統，孝經的意義，經過了子思、孟軻的發揮，更顯得淋漓盡致。

了。曾子不僅是孔門中孝的典型，駕乎閔子之上，（見大小戴禮記曾子大孝及祭義篇。）而且是標舉出「忠」「恕」二目，獨傳孔子一貫之道的主旨，（論語里仁）宋儒朱子的解釋是盡己之心就叫「忠」，推己及人就叫「恕」，也即是孔門教育內修外治的兩大綱目兩種功夫。（按內修外治一語見先總統蔣公遺訓）忠是講個人修持，恕是講社會貢獻，曾子於這兩方面致力之誠切，時刻不忘，奉行弗怠，其見諸論語中，曾子常有這類的話，略舉如：「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通較），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按「吾友」，即指顏回，言如上內修功夫，從前顏子皆能做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我們讀上面寥寥幾段話，可以看出曾子這個人，是何等氣象，何等魄力，無惑乎能繼顏子之後而獨稱孔子正宗。所以他生平曰必「三省」，而臨終還「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以上皆見（泰伯）意思是說，到今天總算免於無大過失了。總之，「忠恕」二字，一語道盡了曾子。

※

※

※

子思子孔伋，在論語中未見其名，似未及親承聖祖庭訓，其學出於曾子，傳之孟子，爲孔門儒家傳統之大宗，重要學說見於中庸，衍述孔子之言，故後世尊之爲述聖。西漢時，戴德戴聖叔侄所輯大小戴禮記，包括戰國到秦漢儒家七十子的後學記述孔子以後言論的總匯。鄭玄註經，以小戴禮記四十九篇爲定本，就是現在十三經中的禮記，此中有大學、中庸兩篇，曾經宋儒程朱提倡，朱子並把它抽

出來，與論語，孟子同列爲四書，代表孔、曾、思、孟，儒家道統一脈之傳，真可謂特具卓識，影響後世學術思想甚鉅。其權威好像基督徒的四福音，新舊約都不太重要了。

學庸二書，都與子思有關係，大學朱子把它分爲經一章，傳十章，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子思既是曾子的嫡傳，應該有重要關係了。所以南宋王柏直謂大學爲子思所作，明人豐坊引述漢儒賈逵的話說：「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這話也涉及大學與子思的問題，但朱彝尊、翟灝等所作經義考、四書考異書中，又提出相反異議，這些姑不置論，亦無定論，大抵折中於程朱之說，庶乎得之。

至於中庸，史記孔子世家明言：「子思嘗困於宋，作中庸」。隋志亦謂：「中庸作於子思」。鄭玄目錄，陸德明經典釋文也說：「中庸作於子思」。程子直謂：「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朱子章句認爲，第一章是「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以下則是子思引孔子之言以明之。不錯，中庸中引述孔子的話，「子曰」二字，隨章可見，然後加以發揮，甚且有論語原文，例如：「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說魯禮，宋不足徵」，其見諸中庸，僅有「說」「學」二字不同，及末句「有宋存焉」略異，大概前爲謙辭，後乃居宋之故吧。由此可見子思之作中庸，算得證據確鑿，程朱二子，並非猜測之詞了。

中庸，是孔門儒家人生哲學的書，所言偏於性理問題，與大學之爲政治哲學，具有同等價值，爲孔、曾、思、孟一脈之傳，而中庸又爲子思孟子的人生哲學與宇宙論合而爲一的理論，天人合一的思想結晶，什麼叫「中」，就是不偏，恰到好处，什麼叫「庸」，就是不易，極爲平適，所以程子釋中

庸爲天下之「正道」與「定理」，也即是孔曾相傳一貫之道的忠恕心法。所以中庸引孔子的話說：「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忠恕違道（違作去解）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這不就是論語中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理嗎。中庸本來就人事而爲言，但充其極可達天人合一的境界。故曰：「唯天下至誠，唯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到此境界，人便與天地並立而三了。然而盡性之要，又重在一個「誠」字，這個誠，就是天命的人性中的自然原動力，也即後來孟子所謂的善端，貴在能守而弗失，擴充推達，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反身而誠」，包括體認與實踐的功夫，體認得清，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誠則明矣」。踐履得實，故曰：「自明誠，謂之教」，「明則誠矣」。這種「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學問，見之於這本支分節解，脈絡貫通的書，當孔子在時，能見而知之者，惟顏曾二子，再傳得子思，又再傳而得孟子，更加推明，於是有「上下與天地同流」。「萬物皆備於我」的超人格理論，而參贊化育的人性光輝，亦臻乎極至了。中庸二字，看來平常，但無過無不及之差，却不容易，所以孔子曾說：「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這句話是大同小異兩見於論語與中庸的，惟有顏回在當時可算做到了，所以孔子說：「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其他多是能擇而不守的，故云：「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中庸）真正是好難的啊。可見學庸二書，爲孔門顏、曾、思、孟一脈相承的道統，以後宋明後儒之學，也從此中演繹而出，可以說儒學精華，悉備於此。